



帝宫欢

Digong
Huan

风宸雪

著

卜
卷

帝宫欢

下卷

风宸雪◎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惊涛险	001
第二章 姻缘浅	021
第三章 两相难	049
第四章 绸妾身	129
第五章 冷宫欢	172
第六章 暖卿怀	219
第七章 伤别离	249
第八章 帝王爱	284
尾声	324



第一章 惊涛险

一望无垠的海水中，矗立着一块孤独的岩石。

这块岩石，该是千万年前的山峰，因着沧海桑田的变幻无常，被海水淹没后，只留下耸立出水面的一隅山峰。

不大的一隅地方，成了蒹葭和她的活命之所。

此刻，他抱着蒹葭，躺在岩石的一侧，他半边手臂血迹斑斑，而岩石上蜿蜒的血明显比手臂的血更多，那些血是来自她的，坠落下峭壁，在海浪席卷过来的刹那，她的头部撞到了一块岩石，即便他竭尽所能追上她的速度，也只阻缓了她撞上岩石的力道，但没能彻底阻住她的撞上。

鲜血在岩石上溅开成一朵最鲜艳的花，这朵花如血色的昙花乍现后，便被翻腾的浪头冲走。

他紧紧抱着她，几近嵌进身体的抱住，才使得他和她没有被滔滔海水冲得失散，待到海浪稍缓，他和她已然被冲出了很大一段距离，海天一色中，因为没有太阳，他不知道方位怎样，只本能地一手反揽住她，一手划水，尽量朝一个方向划去。

虽然不知道那个方向距离最近的陆地有多远，总比浮在海中央茫然等待要好。

然而，当看到不远的海面上浮现出一小块岩石的同时，噩运也随之袭来。

他和她的血引来了海里最凶残的动物——鲛鲨。

纵然他有盖世武功，在这水里，施展出的幅度却有限，更何况他还要保护她的周全。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厮杀，若不是随身携带了一些虫蛊没有被海水冲走，加上，这一小块岩石，或许，他和她便会丧生在鲛鲨的口中。

哪怕他带着她爬上岩石，他本来就受伤的手臂还是被一头凶狠的鲛鲨咬住，急急洒上最后的虫蛊，鲛鲨吃疼松口，方没成了残废。

其实，即便成了残废，又如何？

他根本不会在意这些，在意的，只是她——他唯一的徒弟。

然而，这师徒之情，终究在那些岁月的流离中，变了味道吧？

现在，他取出那枚红色暗器，是一枚菱形的暗器，将暗器放到一旁，快速包扎了伤口。

做完这一切，他才打量了一下四周，估计离洛州并不会太远，若是西陵凤察觉，派搜救的船只过来，顶多几个时辰。

可问题在于，西陵凤是否能这么快发现蒹葭不见了？纵然，他在栏杆上留下了那半幅裙裾。

如果暗算他的那人倘也发现了，定会将那半幅裙裾毁去。

伺候蒹葭的宫人在晚膳时会发现她不知所终，可西陵凤和她的关系显见因着今日的事，又变得十分微妙，缺了那半幅裙裾的警示，会紧张到立刻去搜寻她吗？

而搜寻越晚，在海上生还的希望就越渺茫。

虽然，他来不及看清那暗器发出者是谁，却清楚知道那人的目标，不是他，也不是玲珑，只是蒹葭！

如今，那人究竟是谁不重要，瞧目前的处境堪忧。

若西陵凤不能及时发现，觞帝恐怕更不会那么快发现他不见了。

在发生那件意外之事后，为了瞧一眼她是否安好，他屏退了所有人。

按照往日的规矩，他不唤人时，一应的吃食用度只会由橙橘送到房门口，其他人更不会擅自打扰他，除非有紧要的事禀报。

不再去想，继续想下去，只蚕食自个儿的信念。

愈是绝境，愈不能缺的，就是信念。

因着信念，再艰难的情形，他都撑得住，可她呢？

犹记起，那明眸善睐的女子，着了翠绿的衫儿跟在他的身后：

“师傅，还要采多久啊，你看脸都晒得和朱砂差不多了。”

她的声音是娇俏的，一边拿个手绢扇着风，一边拖着步子老大不情愿跟在他身后。

作为他的徒弟，必须是要通识药理，通过采摘，最能辨清一些属性，可这个徒弟，对医理药术都不怎么感兴趣，反是喜欢缠着他教她吹奏箫曲。

每每那个时候，他总会停了步子，找个树阴处，让她歇着，再取出随身的碧玉箫，吹奏一曲给她，她一边听着，一边乖巧地用小手绢给他扇着风。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最纯粹的。

而这一切，从她被锦帝带回锦国开始，就再回不去了。

当然，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那群鲛鲨仍锲而不舍地围绕在岩石的四周，空气中的血腥气刺激了这群贪婪的海洋霸主，守株待兔，是它们平素觅食的擅长。

眼下的情形不妙。

她的情形更不妙。

失血过多，加上重创头部，使她陷入了昏迷中，没有药物，再是圣手神医，都无济于事。

他仅能紧拥住她，用内力逼去她衣物的潮气，不让她再受寒发热。

湿冷在他的手手下慢慢变得干燥，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的法子，他的内力不知道能撑多久。

他只保持着这个姿势，直到精疲力竭。

不知何时，原本蔚蓝的天际沉沉地压了云层，山雨欲来之势，很快就卷起更高的浪头，将昏迷的他打醒。

暴雨落下之际，他迅速将身上外袍脱了下去，然后抱起她，用这件袍子将她娇小的身子遮了起来，他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开始变冷，失血过多，加上寒雨侵袭，他担心她的情况变得更糟糕。

可即便这样，他没有忘记眼下还应该做的事，海水太咸，根本不能食用，所以，这雨倒也算是有一个好处。

把面具脱下，弯成一个弧度，去盛接雨水，这面具没有任何的缝隙，又能任意弯出想要的弧度，确不失为一个不错的器皿。

当面具盛满雨水，他复用了些许内力把冰冷的雨水温热了，再小心翼翼放到她的唇边，她的齿冠紧闭着，他很费力，才灌下一些水。

但这些水，引了一阵呛咳，咳出来的水，带了血丝。

她伤得很重。

他越发焦灼起来，把那面具放到一旁。一手抱着她，绕过她的肩膀，用中指在另一只手的手腕处用力一划，指如箭，须臾割开肌肤，那血却如丝一样，他执起她的手腕，也割开极细的一条口子，将那口子和他的手腕贴合，用内力运转，将血渡过去。

这是密经里所记载的另一种忌讳的法子，想不到，他又用在了她的身上。

只要她好好的，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

她想要的一切，他都会给她。

可惜，这样，她还是没有幸福。

犹记得，在槐树底下，她扑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对他说：

“真的有心蛊这样一种蛊术吗，能让有情人永远不分开？好神奇啊——”

剩下的话，她没有说出来，只把脸枕在他的膝盖上，喃喃道：

“师傅，我想研习蛊术了，你教我吧。”

思绪至此，他的目光猛然变冷。

而怀里的她低低地呻吟了一声，他终止了鲜血的渡入，那细细的切口，很快便停止了渗血。

这样做，是最耗费内力的，他清楚自己身体里所剩不多的内力都快要耗费殆尽了。

她在低低呻吟出这一声后，便再没有声音发出，但情况不会更糟，他的血该能让她失血过多的情况好转。

稍稍放下心来，抱着她，在大雨滂沱里，竟是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久到他都快忘记还有苏醒的本能，久到觉得很渴，却感觉到有冰冷的东西在濡湿他干燥的唇部，费力睁开眼睛，能看到阴霾的天际，雨已停了，海水好像又涨了些许，该是涨潮时分，不过幸好，并没将这块岩石吞没。

目光稍稍流转，他看到，她已苏醒，手上端着那个面具，正将里面的水喂给他喝。

下一刻，他便发现，她动作十分滞缓，甚至于，刚才那水只喂在他的唇边——她的眼睛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他的手试着在她的眼前挥了一下，她没有任何反应，停顿一下，再摸索到他的唇边，继续喂他用下。

一下子用水显然是会呛咳的，所以这样做，却是得当，可这样做，更让他确定了一件事，她的眼睛看不见了！

额头的撞伤如果有淤血，会导致失明，这种现象虽并不是长久性的，却是人力不可及的，仅能依赖一些药物来化瘀。

默然中，他起身，握住她的手：

“不用了。”

她的手一震，旋即将面具小心地收回去，放在一旁。

这一握，能感到她素来冰冷的手是滚烫灼热的，哪怕他再小心呵护，她还是受了风寒。

也是这一起身，他方发现，他原来的那件衣服已盖回他的身上，而她身上没有多少淋湿，想来虽是在雨停她才醒来，却执拗地把衣物还给了他。

这样，又怎能不受凉？

眼下，没有药物，只有找到食物，对她的身体才能有所帮助。

经过这一晚的蓄力，他的情况比昨日要好些许，周边的海水里仍有鲛鲨不死心地围着，瞧着那些鲛鲨，忽然，便有了主意。

他从颈部摘下一个坠子，这坠子如果蒹葭能看到的话，定会发现，和以前翔王送她的坠子是极其相似的。

这是一个觊觎护身的坠子，却在他手势变幻间，有一些白色粉末撒下，他将这些粉末涂满昨日伤他的暗器，顺势一挥，但见白光闪过，那枚暗器割去最近一尾鲛鲨露在海水上的背鳍尖，鲜血刹那涌出，染红了这一片海域，而暗器一个漂亮的回旋，复回到他的手中。

鲛鲨是嗜血的，哪怕这是它们同类的血，都凶猛攻击起那只受伤的同类，海水被它们绞杀得不停地翻滚出越来越浓的血水。

这场厮杀很是残忍，但她看不到。

只有空气里的血腥味，闻得到罢了。

他看到她不知是虚弱，还是闻到这血腥味让她不舒服起来，用手抱着膝盖，蜷缩在一旁，唇色发白。

很快，那些因着撕咬翻腾的海水开始逐渐地平息下来，能见到几只撕咬最凶的鲛鲨无力地浮在海面上，一动不动。

他毅然起身，运一股内力，人轻轻掠过海边，迅速用手里的暗器将那浮在海面上的鲛鲨肉割下一大块，再一个凌空回转，朝岩石上掠去。

掠去的瞬间，骤然从海底蹿起一只白色鲛鲨，它通体雪白，体形硕大，跃出海面的同时，血盆大口直朝他咬去。

他没想到，那些迷粉对这只白鲛鲨没有效用，该是其体型庞大的缘故。而在空中的身形，由于内力耗去大半，自不如往日般敏捷，那白鲛鲨来势凶猛，眼见就要咬住他的腿部，他蕴了最后一分力在掌心，结出一个血印，朝后陡然轰去，但听得水花四溅声气，那只白鲛鲨陡然沉入海底。

拼尽最后的力气掠过岩石，足下一软，跌倒在地，许是听到他摔倒的声音，她的手朝他摸索来：

“你，还好吗？”

“没事。”竭力压住喉口的血气，他语音平静地应上这句话。

她没有再问，手也缩了回去，静默地坐在一旁。

其实，从她苏醒到现在，就一直很安静，在眼睛失明后，纵然他没有问她的眼睛，她仍安静得有些过头。

他不知道这不是一种好现象，难道说——

虽是他的血，但应该没有这个可能。

他收回思绪，只将自个儿的靴子脱下，将那枚暗器射入一旁的岩石，激起一小串火星，燃着他掷过去的靴子。他平素里穿的是布靴，在此时，布靴确是起了不小的作用，那团火势渐大，他迅速将那鲛鲨肉以手拿住在火上熏烤。

鲛鲨的肉很老，又没有作料，他能做的，仅是尽量将肉在火势熄灭前烤熟，这样，她才会有继续活下去的生机。

火势熄灭前，他把那块鲨肉拿到她跟前：

“先用点这个。”

她嗅了一嗅，摸索到那块肉。

记忆里，她是挑食的女孩，对肉类总不喜欢，每日，厨子遵他的吩咐，总变着法子为她做一些用素食调制的吃食，对于她的喜好，隔了这么多年，他记得都很清楚。

现在，她只摸索了一下肉，接着收回手去，在他以为她又不想吃时，却瞧见她取下一个耳坠，用后面尖尖的部分，用力地想分开那块鲛鲨肉，他接过她手中的耳坠，替她将鲨肉切开，递给她一块，她的手摸索了一下这块鲨肉，方接过去：

“剩下的，你用吧。”

沙哑的嗓音说出清冷的话语，她拿着那块肉，慢慢咬了下去。

即便他烘烤得很用心，这肉还是涩老得难以下咽，勉强咽下一口，突然引起一阵反胃，捂住口，忍不住地想吐出来，可目前的情形，浪费一块肉，显然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她努力将那块肉咽下去，一直坐在旁边瞧着她的他，能看到，因为勉强，她眼角有些许泪渗出。

只是，他没有说任何话，仅是把那剩下的肉小心地放在那件外袍上，刚刚被白鲛鲨袭击，已耗费他不少内力，以他现在的内力，根本不可能再去切一次鲛鲨肉，所以这些食物该是等待救援到来前，最后的食物了。

当然，即便那迷药对鲛鲨都能起作用，对她却是不会有任何效力的。

这一天，她没再用任何东西，只是从下午就开始昏昏睡去，他守在她的身旁，复脱下里面的袍子，盖到她的身上，她下意识挣了一下，最终没有拒绝他的袍子，体温那么高的她，半夜开始发冷，这袍子哪怕只能带给她一点暖意，终究是她不能拒绝的。

他着了中衣坐在一旁，夜晚的海风很凉，这股凉意让内力快无的他，更难以抵御，只是再怎样，他都必须让自个儿抵御过去。

又一个清晨到来，是难得的艳阳天，也正因为是艳阳天，面具里仅剩的一点水在阳光下很快便会蒸发。

他端起那张面具，递到她唇边：

“喝了它吧。”

她刚刚醒过来，除了脸色苍白外，双颊已不似昨日那样泛着不正常的燥红。

她摇了摇头，只是闭上眼睛，好像疲倦地又要睡去。

她是刻意让给他用吧，可他是男人，在体力撑到极限的时候，自然比她要扛得过去。

“我还储备了一些水，你把它喝了，我才好去盛新的水。”他说出这句话。

她依旧闭着眼眼，但没有继续沉默：

“我不想喝水。”

他看了她一眼，终究还是把水放到一旁，起身，昏迷过去的鲛鲨在退潮时分已然被海水冲走，眼前的海水是清澈干净的。

他走到岩石的一旁，涨潮时分，海水除了会让岩石看起来岌岌可危之外，却也带来了一些惊喜。

譬如，有一些小小的贝壳就被海水冲到了岩石的缝隙里，他弯下身子将这些小贝壳取了起来，贝壳的味道无疑会比鲛鲨肉好很多，哪怕没有调料。

他照着昨晚的法子，再生了一次火，这一次，是把另外一只靴子都燃尽了，把这些许的贝壳放入火中，在火势熄灭的时候，贝壳特有的清香便溢满在周围的空气里，他并不急着将贝壳取出来，直到火势灭去很久，贝壳的温度不再那么高时，方把那些贝壳拿到她跟前：

“吃吧。”

她没有睁开眼睛，对于现在的她来说，睁开眼睛和闭上眼睛，已没有任何区别，只像昨日一样，用手摸索着那贝壳，依旧只取了一小半，小心翼翼用手剥开，吃下这来之不易的食物。

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她，让他觉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哪怕她的神色这样安静。

这次，他还是将剩下的贝壳肉都放回到外袍里，用她的耳坠割下一小块的鲛鲨肉，冰冷的鲛鲨肉味道更是难以下咽，可他对食物是从来不挑剔的，匆匆吃完，他需要体力。

他不会在她之前就倒了下去，留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在这岩石上。

“师傅，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会陪着我的，对不对？”记忆里，在那竹屋的屋顶，就着漫天的星光，她曾问出这句话。

那时的她因为闲书里的故事，非缠着他带她看鹊桥。

其实，哪有什么真的鹊桥呢？

只是，她想看，他便带她上了屋顶，关于鹊桥美丽动人的传说，是不是也在那一夜，不知不觉烙进了他的心底？

而那一夜的结束，是在暴雨滂沱中，她淋得湿湿的，不停打着喷嚏，仍执意坚信着，鹊桥会在雨中出现。

当然，最后，是以她生了两天病作为鹊桥事件的结束。

那个时候的她，很率性，也很喜欢笑，但现在，变得俨然不再像以前的她了。

这也归结在他的缘故吧。

将思绪从记忆里收回，她已用完贝壳肉，沉默地坐在那，他不知道现在她的身体状况如何了，但愿，能撑过这一日，许是到了傍晚，就会有船只寻来。

可浩瀚的大海上，随着时间流逝，依然一片空芜。

这么坐下去，不啻是坐以待毙。

但他没有任何可以求援的东西。

眉心蹙得很紧，除了等待之外，唯有等待。

这一日，中午的时候，他们分食了剩下的贝壳。

食物仅剩下一些鲛鲨肉，若明天再没有救援到来，那么，哪怕能再找到一些贝壳，也再没有火可以生，除非，把他们用来御寒的衣物都去引燃火星。而那样，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并不能支撑更久。

接近黄昏的时分，从一望无垠的大海那端，驶来一黑色的船影，那船拉着大帆，在夕阳的余晖下，分外醒目。

他想起身示意，却在起身的刹那，反下意识朝后走去，低唤正倚在岩石上的蒹葭：

“我们需要躲一下。”

语音落，他的手牵住她的：

“跟我来。”

不算大的岩石，根本没有可以避身的地方，唯一的办法，是绕到另一面去，或许，还能避过。

她的手臂在他的掌心微微挣了一下，他感觉到她的疑惑，遂轻声：

“不是坤帝，可能是——”

他噤了声，那船驶来的速度很快。

而引来这艘船的，看来该是昨晚那些被海水冲走的鲛鲨。

鲛鲨的肉可以入药，皮则是上好的制品，价格不菲，但一般猎捕，往往耗费不少人力，且未必能捕获鲛鲨，若非他的独门迷药，又怎会让这些鲛鲨陷入昏迷呢？

倘若这些昏迷的鲛鲨被别有用心的人不费吹之力捕获到，自然会顺着这片海域寻来，以期能有更多的发现。

这艘船的目的无疑正是如此，是以，这艘船并不是普通的渔船，普通的渔船绝对不会装下那些鲛鲨之后，仍贪心地一路寻来。

隔着些许距离，他能看清，船杆上迎风飘扬的骷髅标志——正是海盗的旗帜。

遇上海盗的下场，他同样清楚。

他不怕死，怕的只是，护不得她周全，源于他的内力耗费得差不多了，哪怕是最普通的海盗，只要围攻，他都没有一点胜算。

纵使这样护着她躲到了岩石的另一侧，那海盗船还是放下一艘小船来，绕着岩石兜了一圈，当然，便发现了他们。

为首的那个旋即吹了一声尖哨，闻听得这尖哨声，大船立刻绕了过来，这样的情形下，只有放手一搏。

说时迟那时快，一枚红色暗器迅速飞了出去，小船上两名海盗来不及发出一点声音，就被旋转的暗器割破喉咙，径直栽到海里。

那枚暗器也同时被大船上的一名海盗用弓箭射了下来，发出“当”的一声。

暗器被射落的声音，加上彼时那声尖哨，蒹葭即便看不见，都隐隐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她下意识朝他靠去，与其说是怕，不如说这样靠去，她的身子正半挡在他的身前，而船上的那名海盗，眼见着蒹葭靠过去，一时倒也收了箭，只呼喝着，让船靠近岩石，接着，一条长长的绳索就势抛了过来，将蒹葭拦腰一捆，顺势便要拉到船上去。

蒹葭的手却在这时主动抓住他的，他想把蒹葭顺势抱住，可那绳索后是数名海盗同时拽着，对于此时的他来说，又怎抵得过那数名海盗的合力呢？

只是，这样被拖到船上去，却是比他一人留在岩石上，任他们绞杀要好得多。

她在救他！

难道说——

这个念头浮起时，他和她已然被狠狠拽上船，重重地摔在甲板上。

冰冷的甲板上，残留着没有清理干净的血迹，是鲛鲨留下的血迹，旁边，垂挂下的好几张鲛鲨皮是最好的证明。

她趴在甲板上，很快随着他的起身，反手拉住他的手。

“嘿，真是个小漂亮的小娘子，来，把那个男人给我拉开。”粗犷的声音响起，那声音的来源，是一站在瞭望台上的彪悍男子，俨然是海盗头领。

“不，别……”蒹葭沙哑的声音响起，她拉住他的手又开始发烫，这一拉，不仅是掩护他，亦是不让他有所动作，“他是我哥哥……别伤害他……”

他的身子一震，曾几何时，他要她来保护了呢？

可他清楚，在这样的时刻，这或许是唯一的上策，只是，这上策若要以牺牲她的什么东西来保全，他宁可不要。

他的手握紧成拳，能听到海盗头领哈哈一笑：

“你好好听我话，我当然不会伤害你哥哥。”

说完，海盗头领径直下来，行到蒹葭跟前，蒹葭的手还是按住他的，不让他有任何动作。

“大王，您真有眼光，只是，好像这标志的小娘子是个瞎子呢。不如您玩上一晚后，还是把她卖给南洋那个货主吧。”旁边一个长相猥琐的海盗喽啰打哈哈道。

那强盗头领却好像对蒹葭十分感兴趣，肥腻的大手才要掐起蒹葭的下颌，将她半低垂的小脸抬起来，蒹葭旁边男子那锋芒的目光，却让他的手停顿了一下。

不过，再怎样眼神锋利，懂武之人都看得出，这男的受了重伤。

海盗头领眼睛骨碌碌一转，笑眯眯地道：

“小美人，你到我身边来，我不会为难你哥哥和你，只要你过来，你不想做什么，我同样也不会为难你。”

“别去！”他觉察到她的手要松开他时，喊出这一句话，手上已然要结出一个手印。

不管怎样，拼尽最后的力气，他都不能让她在他的眼前受辱。

她却淡淡一笑，手仿似无意地握了他一下，迫得他不得不将那手印散去，接着她骤然起身，才走到海盗头领身旁时，突然，身后有劲风传来，她意识到不对劲，温润的鲜血陡然溅到她回首的脸上。

两道黑色的抓手狠狠地穿过他的琵琶骨，而他手上本欲再次结出的手印无力地散去。

他整个人被那抓手一扯，抓手后的铁链瞬间就把他悬挂到旗杆上。

轻轻抹开脸上的血，那名海盗头领在她身后阴森森地道：

“小美人，你是自己心甘情愿和我回房呢？还是看着你哥哥的皮像那鲛鲨一样也被剥下来？”

她没有立刻说话，只摸索着，顺着话语的方向，转身，走近海盗头领。

“我说过不勉强你，你考虑清楚了再回答我。”海盗头领志在必得地复加了一句，伸手抓住她摸索的白皙小手。

“不要答应他！”

她听到他的声音决绝地传来，同时，也能听到有沉闷的声音传来。

这群海盗又对他用了什么折磨的法子？

但她不能回头，回头，也没用。

她没有挣脱海盗头领的手，只顺势走近海盗的身边，声音瑟瑟地发抖：

“放了我哥哥，别这样，他受伤了……”

“放了他可以，你知道，该做什么吗？”

“我……我知道……”

她不要再听到有任何折磨他的声音传来，也不要再听到他阻止她的话语。

让一个本来身怀绝技的人，遭受这种耻辱，该是多么折损尊严的一件事呢？

她不要他在她的跟前，为了她，连尊严都荡然无存，或者为了所谓的尊严，用血去做验证。

她，不要！

“那，我们回房休息一下，至于你哥哥，他们会好好照顾他，并给他一点食物……”头领见蒹葭自愿靠近他，一挽手，将蒹葭抱进怀里。

他嘴里有一种带着鱼腥味的臭气，让人作呕，而蒹葭只默默倚在他怀里，轻柔地道：

“我想，我哥哥不仅需要一点食物，还需要……”

她的声音很轻，听起来更为楚楚可怜的，在海盗头领下意识想听清楚她在说什么，低下头来时，骤然，一锋利的针尖抵住他的喉口：

“我哥哥需要被放下来，再好好用一顿食物，以及得到一些伤药。”一抵间，她的语声纵然轻，却透着冷冽。

“你——”

“别乱动，这不是一般的针尖，上面淬了毒药。要知道那群鲛鲨为什么会浮在海上，可并非全是你们的运气。”

蒹葭说得很是温柔，只这温柔的背后，让这海盗头领都不禁骇出一身汗来。

他好像能感觉到，针尖刺进喉口时的疼痛，以及接下去的见血封喉。

彼时，他将那些鲛鲨捕获上来，就迫不及待开膛破肚，当然不知道这些鲛鲨只是被迷昏过去，因为能将这么一大群的鲛鲨都迷昏的迷药，是他们所没有见过的。

而即便鲛鲨中毒身亡，他们要的，也仅是鲛鲨的皮。

如今，配上蒹葭的说辞，只让他认定，这不啻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哪怕他会武功，也恐怕不等他擒拿住这看似娇弱的瞎美人，针尖就会刺破他的喉口，到了那时，他和死鲨也就一样了。

“好说好说，小美人你要怎样，都好说。”

“先放下我哥，一切都好商量。”她的针尖抵住他的喉口。

“来，快放下他！”海盗头领嘴里这么说，却是偷偷使了一个眼色，这个眼色，他以为蒹葭没有看到，可，在那些喽啰准备偷偷绕到蒹葭后头，再行偷袭时，忽然，蒹葭的针用力往里一刺，这一刺，再差分毫，恐怕就要见血。

“看来，头领一定要逼我……”

“不，不，快，快放了！”海盗头领浑身惊起一身冷汗，这小美人是瞎子吗？

当面具男子从船杆上被放下，血已然浸湿了衣襟，而他的眸光只深邃地睨着蒹葭。

此刻的蒹葭，俨然变了一个人。

不似三年前的她，那时的她，天真烂漫，任性娇媚。

这一刻的她，话语是娇媚的，动作是沉稳的，可在这背后，是一片寒冷。

没等他继续想下去，蒹葭的声音继续传来：

“好，把我哥扶过来，然后，把你们的旗帜给我烧了。”

“小美人，我的旗子可没碍到你呀……”

“难道说碍到我的才能烧？那么最该烧的，倒真不是旗帜哦。”她的语音带了几分戏谑，戏谑背后的冷冽，让海盗头领浑身都起了疙瘩，“你做还是不做呢？”

“当然，当然做……”

随着海盗头领下令，偌大的旗帜被焚烧殆尽。

“哥，你现在还好吗？”

“还好。”

应出这句话，他没有让身上的痛楚流露出半分，也从她这句看似不经意的问话，他领会到她的用意。

而蒹葭把那针尖只再往海盗头领的脖子里刺了一刺：

“让你的手下拿些药给我哥，快。”

海盗的船上是有备有金创药的，他本身就精通医理，要辨别金创药里是否添了其他不该有的东西，自然不难，但他只匆匆上了些许药，却没有拔出抓手，不是他没有力气拔，更重要的是，拔出后，恐怕在一段时间内，人也会昏厥。

现在，他不能昏厥。

“小美人，可以挪开你那东西了吗？你这样刺着，也累，是不是？”海盗头领腆着脸说。

“好啊，我确实觉得累了，所以呢，只要你接下来让我开心，我就放了你，好吗？”

这句话说得极其纯真，仿似她就是没有长大的女娃，事实也是，她今年不过十七岁。

“好，好，你要怎么开心？”

“既然你的手下这么欺负我哥，总不能便宜了他们，可他们毕竟是你的手下，这么坏，其实与你有关，但瞧你这么怕死，所以，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们把衣服都脱了。”

“这——好，好，你爱看，让他们都脱，快，还不脱！”

海盗头领虽然对她无厘头的话啼笑皆非，但那针尖又往里刺了一点，他是清楚的。那群喽啰不明就里，只纷纷脱去外袍子，堆了一地。

“把这些衣服都烧了。”蒹葭接着道。

“姑奶奶，原来你今天是要把我的船烧了啊？”

“我不烧船，但如果你不做，后果是什么，不用再重复吧？”

“好，好，烧，烧！”

今日的海风不算小，晓雨初霁的天空十分澄净，这些燃烧东西的烟雾，若真的有人在海上行船，方圆数十里，是不难看到的。

眼下，她和他明显不可能全身从海盗的船而退。

除非，行宫的帝王已然发现她或他不在了，派人出来搜寻，才能有一线的生路，但海域辽阔，要找到，谈何容易？

这些烟雾是一种警示信号，但烧完旗帜和衣物，她不能要求再多烧东西，否则会引起海盗的怀疑。

源于平常，海上也偶有浓烟升起，一般是船只触礁的征兆，并不稀罕，若多燃，不啻是求救的信号。

“姑奶奶，这回你可开心了吧？”海盗头领瞧着那群喽啰光着身子站在那，还真是个整人的好法子。

“准备一艘小船，放我哥走，不许暗地里派人跟着他，然后，等我哥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放了你。”蒹葭带着不容拒绝的口气说道。

她的眼睛摸索地望向他站的地方，示意他快走，即便这浓烟能引起注意，终究是需要人去引来的，与其两人都在这条船上坐以待毙，能走一个自然是好的。

他的眉心蹙紧，可这一次，他没有坚持。

其实，上一次，他也没能坚持住，不是吗——

在坤宫宫变时，他固然决绝地离开，最终，仍选择隐在殿宇间，默默看着她是否安全。

直到她被隆王带走，他以为总不会太糟，没想到，隆王竟对她灌下那碗红花汤。他惊觉不对后，所能做的，只是暗中换了那名大夫的草药，复添了自己研制的止血药丸，如此，才算是从鬼门关里捡回了她的命。

这一次呢？

他一定会尽快回来，带她离开。

借着浓烟，无论哪位帝君派了禁军在海上搜寻，应该是能看到，只要他借助太阳的位置，朝洛州方向过去，说不定便能碰到那些船只。

跃身往海盗头领命令喽啰准备的一艘小船上，强自用不多的力气划着，铁爪牵扯着琵琶骨，加上手臂先前受过伤，这样划，是常人根本无法做到的，可他能！

现在，他必须赶在蒹葭安全前回来。

而蒹葭看着他的身影离去，舒出一口气。

她相信，他不会抛下她不管的，只是，她能撑到那个时候吗？

手中的针复用了点力，往海盗头领的喉口刺进去些许：

“外面好晒，我们进去。”

听似轻描淡写的话，海盗头领只任她推着，朝一旁舱室走去。

在行到舱室前，蒹葭先让海盗头领命舱室内的人都出来，然后，才进得舱室。

但这一次，她终抵不上老谋深算的海盗头领，甫进舱室，海盗头领的眼底闪过

一缕绿油油的光芒，他骤然一闪，蒹葭忽然一脚踩空，身子旋即重重摔落下去，手中握着的针样物什在失重间，劈手被海盗头领夺去，竟不过是一枚女子的耳坠，只是耳坠的弯口被掰直，刺在颈部便好像是针尖一样。

这样的物什上又怎可能淬有什么剧毒呢？

他狞笑一声，将耳坠掷到她的脸上：

“哈哈，小美人，和我玩花样，你还嫩了点！”

仿似想到了什么，他继续狞笑着：

“小美人，忘了告诉你，那艘船虽然能下海，可惜，船的底板不太牢，不知道哥哥现在是不是还好好的，哈哈哈哈哈。”

什么？

蒹葭怔住了片刻，手紧紧握起，她始终还是太天真了！

“小美人，是不是很难受啊，不过我还是怜香惜玉的，只要你求我，我就放你出来，怎么样？”

“你认为呢？”蒹葭冷冷反问出这句话，现在，不需要再演戏了。

“我认为你最好求我，对了，你看不到，不过可以听得到吧？”随着海盗头领手势一挥，四周有些许窸窣窸窣的声音传来，紧跟着从陷阱四周的角落里，蜿蜒涌出无数的蛇。

这种蛇虽没有很强烈的毒性，但任何女子都会对这种滑腻的冷血动物有着惧怕。

蛇越涌越多，伴着海盗头领得意的笑声：

“哈哈，是蛇，你听到的声音是蛇，这些蛇会爬满你的身上，然后，一点一点咬噬你娇嫩的肌肤，我的小美人，你怕了吗？怕就求我，我会放你出来的。但这一次，换你把自己的衣服先在下面脱光了。”

海盗头领的笑声仿似狗叫一般在蒹葭的耳边回旋……

洛州行宫。

奕翹盈盈出现在另一边的栏杆外，足轻踏，人已落在寝室内。

寝室内，只有一抹雪色的身影，此刻，那抹身影哪怕听到她的响动，都没有回头。

“好久不见，皇甫漠。”她唤出这三个字，这三个并不陌生的字。

“奕翹，别来无恙。”觞帝皇甫漠略转身，这一转，那容貌足令世间最美的女子黯然失色，包括她，被誉为天下第一美人的奕翹，都抵不过皇甫漠的姿容。

一个男子，美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妖孽。

是啊，若不是妖孽，又怎会让她受尽蛊惑，去行这螳臂当车的一役呢？

“你希望我无恙吗？皇甫漠，事到如今，何必再惺惺作态？若不是用那坠子引你